

诗苑

曾经沧海 难为水

吴佩阳◇著

风流才子
元稹诗传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元稹《遣悲怀》



华文出版社

曾经沧海
难为水

吴昊阳◇著

风流才子
元稹诗传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经沧海难为水：风流才子元稹诗传 / 吴俊阳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75-3520-4

I. ①曾… II. ①吴… III. ①元稹(779~831) – 唐诗 – 文学欣赏②元稹(779~831) – 生平事迹 IV. ①I207.22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0094 号

书 名：曾经沧海难为水：风流才子元稹诗传

标准书号：978-7-5075-3520-4

作 者：吴俊阳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宋军占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hs.com.cn>

电子信箱：hwchs@263.net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19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0.7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录



第二本

第四折	花下莺声	67
第三折	西河绝恋	60
第二折	清都夜境	53
第一折	感遇诗	49

初恋 管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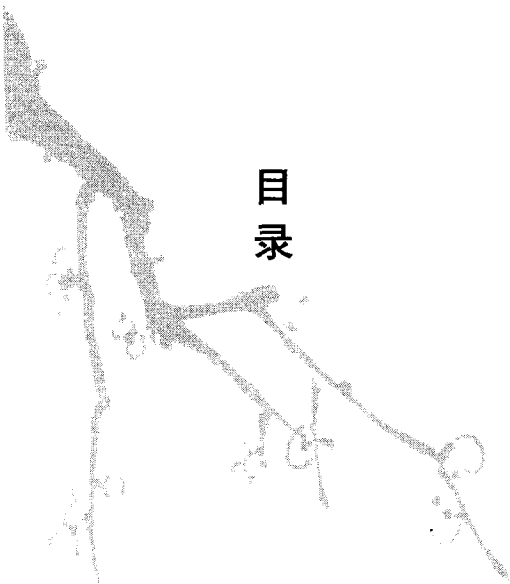
第一本

第四折	明经及第	41
第三折	姐夫的书房	34
第二折	辛夷花	28
第一折	倾没的大厦	21

旭日 元稹

楔子

第四折	李绅	16
第三折	薛涛	10
第二折	刘禹锡	6
第一折	白居易	1



目 录

第三本

摯爱 莺莺

第一折 白衣裳 76

第二折 压墙花 79

第三折 欲曙 84

第四折 古决绝词 88

第四本

科举 李绅、白居易

第一折 莺莺传 98

第二折 婚娶 97

第三折 天坛上境 101

第四折 制举试 106

第五本

艳遇 秋娘、薛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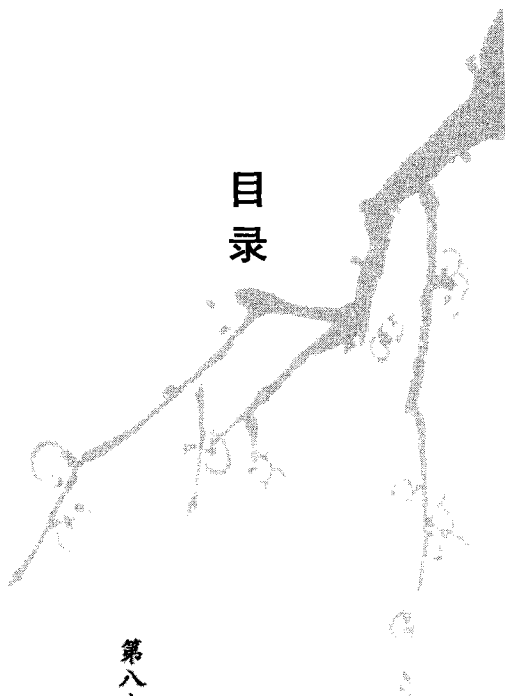
第一折 上阳白发人 118

第二折 江楼月 119

第三折 女校书 128

第四折 江花落 136

目录



第八本

第四折	琵琶泪	226
第三折	风云变	211
第二折	连昌宫词	203
第一折	景申秋	193

浮沉 裴淑

第四折	梦昔时	188
-----	-----	-----

第三折	雨声	180
-----	----	-----

第二折	月临花	173
-----	-----	-----

第一折	泛江玩月	167
-----	------	-----

第七本

鸾和 杨琼、安仙娥

第四折	梦游春七十韵	139
-----	--------	-----

第三折	影绝魂销	133
-----	------	-----

第二折	乌夜啼引	128
-----	------	-----

第一折	贫贱夫妻	122
-----	------	-----

第六本

情殇 韦丛



目录

第九本

第一折	玲珑女	240
第二折	月落潮平	245
第三折	踏摇娘	252
第四折	望夫歌	263
红颜	商玲珑、刘采春	

第十本

第一折	别鹤操	272
第二折	别乐天	279
第三折	远地花	284
第四折	月入斜窗	290
落辉	元稹	

尾声

第一折	窈窕	299
第二折	李德裕	306
第三折	杨巨源	311
第四折	崔莺莺	316

楔子

第一折 白居易

公元 831 年。唐文宗大和五年初秋。

洛阳。紫薇飘香。

一个白衣白发的男人步履矫健地穿行于官署廊外的紫薇花树下，目光坚定而矍铄。这又是多少年过去了？他抬头望着湛蓝的天空，轻轻叹息着，心头却先飘起一股甜甜、淡淡的紫薇清香，一种久违的熟悉的感动随之而来。

他倚在紫薇树下，佝偻着身子，轻轻打开手里紧紧攥着的诗笺，迫不及待地捧读起来。四周一片静谧，他眼里却涌出晶莹的泪珠，滴滴嗒嗒落在诗笺上，迅速洇湿隽秀的字迹，却不忍伸手拂拭。

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他忧郁的眼眸中却掠过丝丝的怅然和隐隐的失落。逃避、躲藏、退缩，还是隐逸、傲岸、高洁？他不知道，风中飘香的紫薇也不知道，或许唯有被岁月遗忘的尘埃才能将一切说得清楚明了。

我们无法揣测他的心思，却可以隔着历史的长河，温润他那颗凄楚的垂老之心。他是白居易，祖籍山西太谷，出生于河南新郑，是中唐时期写诗写得最好的才子之一，也是大唐最出色的文学家。一首《长恨歌》

让他名扬天下，一首《琵琶行》更让他流芳千古，人们总是习惯将他和中唐另一位大才子元稹并称为“元白”。究竟谁更胜一筹，却是伯仲难分，但他从未在意过外人对他们优劣的评判，是第一还是第二永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长达三十年的友情从未更改，哪怕历经了一重又一重磨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情却更加历久弥坚。

和许多大文豪大诗人一样，白居易也是性情中人。他也很自负，十六岁时就写出了韵味无穷、风靡一时的《赋得古草原送别》，不仅为他赢得才子称号，被后人尊称为“诗王”，而且还为他掳获美人芳心。其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四句，至今还为人所喜闻乐道。他二十九岁中进士科，三十一岁举书判拔萃科，获授校书郎职务，就在那时，他读到了一篇文辞隽美，被文人雅士所争相追捧的传奇《莺莺传》，追问之下才知道它的作者便是小自己七岁的同榜举子兼同僚元稹。不知道是嫉妒还是欣赏，对自己才情颇为自得的白居易开始关注起那个看上去不苟言笑却才华横溢的元稹，兴许是惺惺惜惺惺，这两个大才子很快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们时常在一起研究学问，切磋诗艺，互相取长补短，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流传巷间的壮丽诗篇。但无论何时何地，白居易对元稹的敬佩之情总是油然而生，甚至自叹弗如，三十年过去了，尽管不说，他心里却始终认为，那个第一永远都是属于对方的。

诗笺的内容，是写给一位令元稹终身难忘的女子的：

凤有高梧鹤有松，偶来江外寄行踪。
花枝满院空啼鸟，尘榻无人忆卧龙。
心想夜闲唯足梦，眼看春尽不相逢。
何时最是思君处？月入斜窗晓寺钟。

或许，这首《鄂州寓馆严润宅》并不是元稹最为著名的诗篇，但却是他生命里最美妙的华章。“何时最是思君处，月入斜窗晓寺钟。”他连去友人严润家中拜访，心里念念不忘的也还是三十年前那个斜倚窗下的女子，这样深挚热烈的感情，怎能不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白居易感动落

泪呢？元稹和他一样，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生命中的女子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有着与自己在长安一起“密携长上乐，偷宿静坊姬”的风流韵事，但他始终对那个白衣女子情有独钟，将她想了又想，念了又念，一年又一年，花落又花开，纵是夏雨雪、冬雷阵阵，他也不愿与她相决绝，可这又如何？他和她终究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银河，就像自己和湘灵——那个小自己四岁的邻家女子，他也爱了她一生一世，为了她，他直到三十七岁才在母亲陈氏的逼迫下，违心娶了同僚杨汝士的妹妹为妻，但他心里一直想着湘灵，为她，他只能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停地做诗，为她写下一首又一首凄婉的诗，他在《寄远》一诗中这样写道：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无由。
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
坐看新落叶，行上最高楼。
暝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

如果没有这首《长相思》，也就没有后来使得洛阳纸贵的《长恨歌》。究竟，又有谁说得清，他那首《长恨歌》到底是在写杨贵妃，还是在悲怆自己和湘灵无法相爱的凄绝？

元和十年，蒙冤被贬江州的白居易在途中遇见了正在江湖漂泊的湘灵父女，其时白居易已经四十四岁，而终身矢志不嫁的湘灵也有四十岁了。湘灵还是那么美貌，无奈眼神里却多了一份永远消逝不去的感伤，白居易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久别不见的旧日恋人乍然相逢，却因为地位的悬殊和亲人的阻挠，只能隔着船头远远相望，任泪沾衣襟。他想将她接回任所让她过上好日子，但有杨夫人在侧，又不想委屈她做小，痛定思痛，最后还是决定与她分道扬镳，但在她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他还是忍不住为她挥毫写下了一首《逢旧》诗：

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
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

在这首诗里，白居易再次运用了“恨”字。恨不能与相爱的女子长相厮守，恨不能给她幸福，恨自己辜负了她大好年华，恨自己无法给她相应的名分，恨自己又要眼看她辗转流落江湖……那么元稹与那个斜倚西窗下的女子呢？他们的感情又会比自己与湘灵逊色吗？都是有爱不能爱，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何自己与微之都要爱得这么辛苦这么绝望？

“心想夜闲唯足梦，眼看春尽不相逢。”人生苦短，微之的心情或许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睁开眼，闭上眼，想的梦的眷的恋的都是她，醒来后却又早失佳人所在，又岂止是春尽不相逢？他和他都有着太多太多的惆怅，太多太多的不得已，太多太多的不情愿，然又奈之若何？尘飞，春去夏逝，又捻来一个秋。七月，淀落。耿耿，避脱离去。是不是，又会有一滴迷珠弥撒在人间，侵灼尾忆？曾经，一诺，山盟海誓，只若初见，共谱天和。莢长飞灭，在水一方的佳人却只能抛洒嘴角一个冰凉的微笑，冷落青了的枝头，执霜凌霄，舞尽芳华。

“花枝满院空啼鸟，尘榻无人忆卧龙。”忆卧龙？其实微之心里真正忆的还是那个斜倚西窗拨动琴弦的女子，只是花枝满院，鸟空啼，却不能再见那个身着一袭白裳的女子，垂髻过肩，妾媵迎来，盈盈簪画研墨，纤手撰词于轻尘之中。这是怎样的一种煎熬？这种刻骨铭心、不能自拔的感情，唯有深爱着湘灵的白居易才能体会，此时此刻，他仿佛看得到远在武昌的元稹正穿着一袭白衣站在江畔默默思慕着他的莺莺，任斜阳辉映、盈诗添醉，在他沾了忧愁的脸上写下一个浅浅淡淡的笑容。只是，笑过后，衣袖中是否还会残留那一份诗中的优雅，共他寄醉？

白居易轻轻地叹，转身时，目光所及之处已是阡陌桃花，心底的千头万绪都缀在了手中那张色泽浅淡的诗笺上。元稹也望着他长长久久地叹，脸上的愁容瞬间冰消瓦解。难道，难道他又在江水中看到了莺莺的倒影？莺莺是否还穿着初见他时的白衣，是否还怀抱绮琴，任十指纤纤，拨动一曲《凤求凰》？

清风拂面，夹着紫薇的芬芳，顿时醉了白居易的眉眼。他手持着诗笺，穿过紫薇花丛，默默朝廊下走去。花影中，他看到屹立于江畔的元稹转过身去朝着夕阳的尽头走去，只是那一个转身，却醉了倾城一世，任柳鬓斜舞，白衣系画。

微之，白居易在心里轻轻念元稹的字，想着他亦已模糊的面容。他老了，已是花甲之年，此去经年，不知这一世还能否再与他灞桥相会，于曲江边把盏尽欢，惹得秋娘一脸红云？往事如断了线的珍珠在他掌心起伏跌宕，廊外落雨潇潇，却看不见微之掉落汉水之中的泪滴，他的心突地生出一种撕裂的疼。是啊，这世上，只有他才能体会元稹的痛，也唯有他才知道微之是一个伤心的人。那同样孤独的人从远方寄来的每一篇诗文，总让他伤心地对落一份来自前世的漠影，而眼前这首充满惆怅忧郁之调的《鄂州寓馆严涧宅》，字里行间究竟又隐藏了多少血泪悲欢？

白居易的心陡地一沉，立即折好诗笺，小心翼翼地收好，惊诧着探过头，仰望廊外的雨帘，但见秋伤匀落，心声浅戈，雾海迷泪，刹那便醉了他的心伤，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突如其来地撞击着心扉，整个身子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忽然看见一个面目俊朗的少年骑着高头大马，穿过汉江，越过雨幕，英姿飒爽地朝廊下奔来，一脸浅浅淡淡的笑。只是一个回眸，他便又勒转马头，朝着西方飞奔而去，带着他从容淡定的洒脱，奔向了“水边多丽人”的长安秋月之中。

第二折 刘禹锡

长安。浓浓的月色中，聒噪了一整天的蝉声忽地滑过树梢，戛然停止了，绵梦帘帘，却似绕着吟哦的泪语。一个花甲之年的男人踟躅在深夜的院落，望着那一树繁华后的寂寞，久久不忍离去。一份相思轻蹈在晚风里，于是，那一抹忧伤便凝在他的心间。

两片无味的花瓣摇曳着遍地的晨曦，落在他的额头，纠缠着他锁上眉头的愁绪，温暖着他眼角处那抹淡淡的惆怅。他居然在后院的竹榻上躺了一夜，只为思慕那远方的友人。他们都老了，往昔的欢聚皆已尘封于岁月的长河中，今生今世，他还能再与远方的友人流连于长安城朦胧的月色之下，吟诵起那一首首妇孺皆知的诗篇吗？他将落在额上的花瓣轻轻置于掌心，却笼了一身的忧愁。花，始终美得让人歆羡，但终究还是要接受凋零，当最后一抹思念沉默了，人们还能继续纪念那些纪念不

了的纪念么？到最后，那丰腴的口袋里，剩下的是否只是一声声冗长的叹息？

他从竹榻上坐起身，慢慢踱到木槿花树下，忽地忆起友人白居易的那首《花非花》来：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花非花，雾非雾。世间事，总是捉摸不定。就连他——刘禹锡，这位中唐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被后人称为“诗魔”的大才子也无法揣透其中的奥秘。自古剑不伤人情伤人，白居易如是，元稹如是，那“夜半来，天明去”的佳人不正是微之笔下那个风情万种的女子吗？刘禹锡摇摇头，捧着元稹从鄂州寄来的诗笺，将那句“何时最是思君处？月入斜窗晓寺钟”念了又念，只是不知道远方的他正思慕的到底是东都李著作家的琵琶歌女管儿，还是《莺莺传》里那位多情的小姐莺莺？

元稹的诗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对那个女子的相思之情，只是他们那段情宛如一场短促的春梦，她去了之后，便如同清晨的云，消散得无影无踪，却让那个痴情的男人为之痛苦了一生，煎熬了一生，无时无刻不在把她想起，哪怕是闲来拜访友人，触景生情，看到的也只是她的回眸，听到的也只是她的娇嗔。微之是为情而生的男子，这一点刘禹锡早就把他读透，他总在替他心痛，如果他不再那样痴痴地眷恋着那个女子，那么他贬谪荒蛮之地的清苦生活是不是会过得从容惬意一些呢？

望着眼前繁盛如荫的木槿花，他又想起孟郊提到木槿花的一首《审交》诗：

种树须择地，恶土变木根。
结交若失人，中道生谤言。
君子芳桂性，春荣冬更繁。
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
莫蹶冬冰坚，中有潜浪翻。

唯当金石交，可以贤达论。

“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孟郊在诗里把朝不保夕的槿花心喻作首尾两端的小人，其实爱不能与共的爱情又何尝不是？晨光里，它们开得娇艳欲滴，可到了晚上，便即凋谢，再美的风光也不能挽留一二，这不正是元稹与那个女子凄婉爱情的写照吗？只是念念不忘时，他似乎却遗忘了，那种建立在浮冰之上的恋情无论怎样美好，都如幽梦一般轻盈，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世上永远没有什么永恒，人活着每天都在接受新事物，他只希望微之有一天能够豁然开朗，获得最终的解脱，不再痴缠于一段无果的恋情无法自拔。

自相识以来，刘禹锡就像兄长般始终如一地关心爱护着元稹，可以说，元稹“抑制藩镇势力”的政治思想也是受了刘禹锡等“永贞革新”派成员的影响。当年，刘禹锡作为“永贞革新”派的核心成员，因为打击排挤强藩奸宦，侵害了旧官僚集团的利益，最终与柳宗元等人同时被贬至边鄙之地，而时任校书郎、身份卑微的元稹却始终没有疏离正遭受政治迫害的他们，反而与革新派的诸多成员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这也是元稹后来数次被贬蛮荒之地的根症所在。刘禹锡还记得，元和十年，刚从江陵贬地被召还京师的元稹途经蓝桥驿时，闻说他和柳宗元、李景俭等革新派成员也被召还京已在返京途中的消息后，兴奋得不能自己，立即在蓝桥驿墙壁上挥毫题诗《留呈梦得子厚致用》，留呈即将归京的朋辈们，诗云：

泉溜才通疑夜磬，烧烟馥暖有春泥。
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
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
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

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元稹对同受苦难同遭不幸的朋辈的无限情意，以至柳宗元、李景俭都弃世后，出镇武昌的元稹再次途经蓝桥驿时，看到自己当年题于墙壁上的感友诗，回首往事，仍忍不住泪眼潜

然，再次挥毫题诗，藉以表达内心对他们的追思缅怀之情。刘禹锡蹒跚着穿梭于木槿花下，仔细回想着那是什么年岁的事。人老了，记性越发不好，微之去武昌才刚刚过去一年有余，他却总是错记成好多年前发生的事，甚至连微之那首新题的蓝桥驿诗他也无法背出，但幸好还能记住自己追和的那首《微之镇武昌中路见寄蓝桥怀旧之作凄然继和兼寄安平》诗：

今日油幢引，他年黄纸追。
同为三楚客，独有九霄期。
宿草恨长在，伤禽飞尚迟。
武昌应已到，新柳映红旗。

诗题中的安平是永贞革新派成员韩泰的字。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血气方刚的革新派成员被杀的被杀，老死的老死，就剩下自己和韩泰这几个老家伙仍然活在世上，却只能驻足花间默默悲秋，不能再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曾几何时，他和柳宗元一直把振兴大唐的希望寄托在微之身上，叵耐他仕途坎坷，虽然出将入相，却因为生就一副铮铮铁骨而无法见容于同济之中，多次出贬外任。即使历经磨难，他心头的那股锐气却始终未见衰减。是啊，元稹在刘禹锡眼里始终都是大唐的好男儿，他之所以欣赏他，并不仅仅因为元稹是永贞革新的同情者，还因为他与生俱来的傲骨，无论政治对手如何打压排挤，他都像青松一样顽强挺立，高贵的节操犹如雪里的梅花，于凛冽的严寒中独自芬芳吐艳。元稹的脾气禀性都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刘禹锡记得，永贞革新过去很多年后，他被唐宪宗召还京师任职，但他并不打算向朝中的黑暗势力低头，于是在重游玄都观时，写下了著名的诗歌《玄都观桃花》，以表达内心的不满与愤懑：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因为这首诗，刚刚回到京城的刘禹锡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后又任命为江州刺史，但他仍没放弃与权贵们的抗争，依然故我，在那里创作了大量反映百姓疾苦心声的《竹枝词》，沉重鞭挞了当权者的丑恶嘴脸。与此同时，被贬通州的元稹也写下了大量反映统治者欺压盘剥百姓的诗作，如《织妇词》《虫豸诗》二十一首。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相近的人格魅力，都让刘禹锡与元稹的心越贴越近，虽然元稹不是永贞革新的成员，但在刘禹锡心里，早就把他当成革新的一分子了。

这些年来，刘禹锡听说了很多关于元稹的风言风语，有人说他在永贞革新失败之际，曾经上《论教本书》抨击革新派，也有人说元稹在长庆年间出任宰相是因为巴结宦官取巧得来，甚至还有人冒充白居易的手笔讨伐其为奸臣，但他明白，其实这都是政敌强加在元稹身上的莫须有罪名。《论教本书》自己早就一睹为快，微之所指责的“疾废眊聩不任事者”、“休戎罢帅不知书者”、“疏冗散贱不适用者”以及“沉滞僻老之儒”又怎会是被时人赞为“信为奇才”、“任气自许”的革新领袖王叔文，抑或是“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的柳宗元？而且柳宗元其时也才三十四岁，其资历年龄与《论教本书》中抨击的年老昏庸之辈也大不相同，说微之是在抨击永贞革新派，岂非司马昭之心？说微之巴结宦官更是无稽之谈，其五起五落，几乎无一例外都与宦官集团的打压排挤有关，这样的人又岂会与宦官为伍，岂不是荒天下之大谬？

他非但不相信外界的流言蜚语，更不理睬，与元稹的交往反而日益密切，深厚不替，对其赞扬备至。这在他的《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诗中即可一窥端倪：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
初开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
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
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

他在诗里将元稹比作碧玉、美人、郢客，一根普通的壁州鞭，因是

友人从千里之外捎来，爱人及鞭，也被他与元稹一起看作双金。此后，他还把元稹喻作“卧龙”，称之为“同心友”，往来唱和甚多，由此可见，元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自是不容小觑。不提了。往事已矣。刘禹锡望着那张色泽淡雅的诗笺深深地叹。只是，他不明白，仕途几番沉沦的元稹，始终可以在艰难困苦中保持一颗崇高圣洁的心灵，却为什么到老也无法忘记那个梦中的女子？

“何时最是思君处？”他踱着步子，来回吟诵着这句诗，仰望蓝得清澈的天穹，无力地摇了摇头。原来很多事情还是他无法理解的，虽然年已花甲，但刘禹锡对元稹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还是看不太明白，终是隔了一层什么，朦朦胧胧的，远远望去似乎能够体会，但走近一瞧，却又不得要领。或许，在元稹心底，过去已经过不去了；或许，终点的终点也不再是永恒；或许，又或许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春尽了，人却不相逢，元稹的世界被重重的暗沉密密包裹着，没有一点罅隙，回首间便已弥散了一地的落寞。到底，是因为寂寞才寂寞，还是因为曾经不寂寞才寂寞？刘禹锡还是没弄明白。他踟躅在如月色般氤氲的木槿花前，任嘴角划开一个浅弧，笑看一滴晶莹的露珠在胭脂色的花瓣上来回滚动，于最深的寂静中品味着无声的绝唱，冷不防却瞥见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英俊少年挥鞭而来，穿过朱雀大街，跨过百牢关，一路呼啸着朝西南方向逶迤而去。他要去哪里？刘禹锡定定望着那滴润泽的露珠，朗声吟起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一个人于花前笑出了寂寞，碎醉了人生。

是啊，微之所爱，非花，非雾，似花，似雾。他抬头仰望苍穹，陡然发现，头顶上却是一片如水的夜色。他又在花前站了一整天，那寂寂的夜色依然静静淌过墨崖，趟过岁月，却染不去宿命里一份比花更红的凋谢。只是，微之现在又在做什么？

第三折 薛涛

桂花开了，开在望江楼畔寂静的夜里。她和往常一样，慵懒地蜷在西窗下的雕花椅上，一边翻看着手里那张泛黄的诗笺，一边聆听着窗外